臣矣身之家遭千古所未有之巧讒凶誣
抱千古所未有之至冤極痛屢經酷禍門
戶覆亡流離奔竄窮而無歸者于今三十
有九年痛念矣父泉下不瞑之恨中夜叩
心惟願速死悠悠蒼天此何人斯噫矣家
之受誣遘禍所由來者久矣自庚寅以後
非不欲自暴冤狀以冀
上天之俯察而時則

英廟昭燭幽情輙加嚴處固無待於矣家
之自暴至於
先朝日月之明無微不照世變初生之由
洞悉源委家冤必伸之期明指年歲娓娓
敷教於矣身兄弟私覿之時 宸翰之間
者不知為幾度然矣身等情私所迫不能
按住屢以必欲自暴之意冒陳則 先大
王每教曰外家事予所詳知予心之憧憧

宜或少閒於諸舅而方此經營姑且虛徐
怏伸之時當有其日何不信我如是躁躁
須恃我如龍門之砥柱可也　玉音諄複
殆無異慈父之詔赤子迷塗之導明燭丁
寧懇惻可泣神鬼矣身等奉如金石信如
四時不敢為自暴之討惟俟造化之德
噓枯而肉骨雨露之　澤滌瑕而洗垢得
以須臾之残命復囿陶甄於羣生咸育之

中臣民不禄矣家無福 仙馭遽爾上昇
時事遂以大變矣父罔極之誣輾轉層加
指無謂有飾假認真蓋肆羅織曲稱義理
凶言悖說因有紀極終至有矣兄海島之
慘禍是時矣家闔門百口自分俱盡於薤
粉之下幸賴我
聖上庇覆之拯濟之螻蟻餘喘得保今日
一則 聖上之德一則 聖上之恩踣伏

田間攢手頌祝惟願世世生生爲蛇爲雀
圖報我聖德聖恩之萬一又不自暴
生自暴之計迨至昨春我聖上特下矣
兄復官之典今秋繼降矣父致良之命
而御製文若曰昔我寧考曰若外祖
功於予躬保護辛苦先王至明公家多
祐又曰至于辛酉風波亦數昨春之事如
疾今愈追先王之遺教有今日之恩

言感結幽明滎動門閭矣身等心以爲矣
家痛寃雖不能自暴亦庶有畢竟伸暴之
望矣千萬意外因矣家宗孫承 侯事李
審度之跡出而指意凶毒遣辭悖惡殆是
矣家被誣以来所未曾有者矣身心驚骨
寒肉顫膽掉直欲即地溘然而有不可得
到此地頭若一向含默終不能一番自暴
則是自阻於 天地父母之前而亦将以

何顔歸見矣父於九原乎玆敢收拾驚魂
披瀝腔血謹將矣家被誣遘禍之顚末
先王昭晰辭教之梗槩哀號流涕而痛陳
之伏念矣父受不世之遇處至密之地
君臣際會之盛往牒罕有身都將相任專
内外委毗之隆逈絶朝紳矣父感激圖報
不擇夷險公耳忘私鞠躬盡瘁世道之汚
隆擔之在身民生之休戚恫瘝若己言無

不盡知無不為苟利於國受謗不顧立綱
振紀任怨者多名位已亢而不敢為乞休
之計物情難平而恒處於羣猜之中彌綸
之際淂失之間跡與心違事與意睽果不
無局外議論之不諒本心就事訾謷者矣
及夫龜柱之出渠以狼貙之性梟獍之心
陰懷竊國之謀顯售易樹之計自辛巳以
来暗投密封手脚全露潜挑禍熖腸肚益

綻而所憚者矣家也所嫉者矣家也其視
矣家如眼中之釘根不得拔之及 儲位
復定國勢已鞏之後渠輩凶圖轉益着急
乃與逆祿輩倡出不忍言不敢道至凶至
憯之言以為搖撼移動之計而 兩宮之
間慈孝篤至無隙可乘而矣父以肺腑之
親居股肱之位身任保護誠切翊衛深炳
危機逆折奸萌故渠輩以為不祛矣家則

儲位莫可撼也國本莫可移也必欲先滅矣家次犯　貳極者其心所在明若觀火如其不然矣家之於竈賊指導拂拭有恩無怨渠以何心必欲湛滅至此之極乎盖竈賊之圖滅矣家也締結鄭妻誘說厚謙百般謀害無所不至且廣布錢財夸張權勢於是乎失志修隙之輩躁進喜事之徒落拓不靖之類鄉曲無賴之子動心魄於

利誘威脅赴期會於望風迎響其所助勸
噂嗜皆是無形無影不倫不根之說而究
其歸趣其意不啻在於吳身一家實是讎
視 貳極謀動 儲位之計如泥中鬪獸
極其狼籍有耳皆聞有目皆覩忠逆之辨
漢賊之分不待智者而昭然如掌上數紋
朝野有識莫不寒心是以向之就事訾謷
於吳家者不但反為平恕之論至以為不

可攻以吳家之存亡占　貳極之安危其
時秉公議之人豈或有私於吳家實出於
痛賊謀之叵測憤凶謀之恣行而爲國
家深遠慮之故也今審度之跡以爲渠自
學語索飯之初已知云云若使吳父苟有
分毫干犯於某年則上所云朝野之有識
舉皆目擊寧有訾謷於向時反爲平恕於
後日哉且審度父祖姻誼世分俱爲不泛

親厚無間情契不變然則審度以顏然後
生烏能知長老父祖所不知之事乎渠之
學語時教之者誰也渠之索飯初傳之者
誰也韓鍮之蹠出於庚寅龜柱之蹠發於
壬辰鍮蹠之時鍮之正刑已踰年則今其
蹠曰龜柱自投一蹠又未幾募得怪鬼之
韓鍮云云有若龜蹠之後鍮蹠繼發者然
稍近之事若是顛倒久遠之蹟反不朦朧

者寧不異哉龜賊等疏所論三案一則某
年一物事也二則丙戌人蔘事也三則如
是如是之說也第一案則係是不忍提不
敢道者渠輩雖無難唱說矣身何忍洪毫
而既有 先王親筆之文跡且 先王親
爲收載於 御定矣父年譜中行將刊布
者故玆敢冒萬死謄進焉嗚呼辛卯八月
矣父被罪方屏居高陽 先大王時在春

邸九月二十四日以　手筆下　睿札於
矣父若曰外祖為國血忱可質神明無愧
古人者非徒祖孫間私言自有一世之公
議百代之公言千奇百怪可驚可愕雖云
無限究其本心公耳國耳外祖當日忠誠
永有辭於萬世何恤何疚然遭羅危險禍
機轉亟有辭後世猶可緩說目前安危果
係莫測時日難待晷刻是急再昨適回生

朝守禦使金漢耉以別問安入来故有縷
縷酬酢者無慮屢千百言大抵今番事上
而為 聖德之大累大義理之斁滅實為
罔極伊日事余皆擔當而言曰十三日申
時聞罔極之物 命出於外廚房始知有
不忍言不忍提之舉措余進往文政殿則
自 上縷縷下敎仍命出去余出坐於文
政門外 王子齋室簷下其時過申時已

久矣始聞奉朝賀来到闕下氣窒云故余
出送余所眠之清心元以此觀之其冈極
之物自　上先思而非奉朝賀之先奏者
考諸時刻先後自可昭然知之又曰自
上伊時處分出於爲　宗社則以　聖意
斷之然後義可明於萬代雖爲子者至痛
自至痛處分自處分義理自義理之故支
撑生活矣若如春間　傳教臣下獻速自

上聽臣下之言而處分則不但爲歉德之
歸大義理其將掩晦大義理若掩晦則生
至於上下三[illegible]義意豈非因拯處乎云云至
丙申春答鄭履煥疏　批以　英廟握手
下教者　教曰廚房之物先到於洪其勿
待命之前以此前後　教批觀之一物之
入已在於矣父未入闕之前時刻先後班
班可考然則謂矣父以干犯於其年者果

指何事耶若使矣父有所干犯於某年則
矣父地處雖云有異在　先王當爲不共
之讎必討之逆而
慈宮雖有出天之孝關係至重則隱痛固
有之揆以義理不敢言私　先王亦豈忍
屢煩昭晰之　教頻仍　侑祭之恩終始
無替若是曠絶乎一物事外又有他干犯
之事則鍮龜履煥輩之疏吹覓臚列不有

上聽臣下之言而處分則不但爲歛德之
歸大義理其將掩晦大義理若掩晦則生
在世上亦無義意豈非罔極處乎云云至
丙申春答鄭履煥疏 批以 英廟握手
下敎者 敎曰廚房之物先到於洪某勿
待命之前以此前後 敎批觀之一物之
入已在於矣父未入闕之前時刻先後班
班可考然則謂矣父以千犯於某年者果

指何事耶若使矣父有所干犯於某年則
矣父地處雖云有異在 先王當為不共
之讎必討之逆而
慈宮雖有出天之孝關係至重則隱痛固
有之揆以義理不敢言私 先王亦豈忍
屢煩昭晰之 教頻仍 侑祭之恩終始
無替若是曠絶乎一物事外又有他干犯
之事則鍮龜屐熄輩之疏吹覔臚列不有

餘力何以漏却而獨言一物事而已乎渠
輩疏惟言一物而不言他事則其無他事
卽此可知　先王又以親覩者證據　下
敎前有　睿札後有疏批　睿札則矣身
等作帖寶藏疏批則舉世人無不傳誦一
物事之虛謊褻寀旣如是明白無疑則彼
凶徒輩之每以某年干犯斷斷爲說者豈
非至寃極痛之端乎凡係某年義理　先

王之講究剖析極其精微有非羣下所敢
容喙者惟當一以　先王下教爲準而前
後凶徒輩輒誣矣父以某年干祀者矣家
之痛寃猶屬餘事乃反貽累　英廟之聖
德罔念　先王之遺㦣爲此說者實是龜
賊之餘孽而豈非　三朝之逆臣乎矣身
但當抱持　先王之明教以俟百世之公
議而已興言及此涕血無從第二案則其

注 英祖四十五年己丑

時藥院都提調臣金致仁以未聞阻搪之
言純用羅蔘之意上疏自陳龜賊之疏自
歸搆誣無足可卞第三案則此事果有委
折矣身雖極煩屑不敢不以其時私覿酬
酢作伴　清覽己丑二月私覿時適因其
年事言端矣父奏曰　大朝以其年事前
後　下教不啻幾次且追崇本非美事先
儒亦多訾議以此以彼惟以割斷固守爲

此事權衡之四字符是臣所望也見今世道人心轉益危險他日若或以此事如已巳遺孽戊申餘黨失志之徒圉 國家有事者作奇貨欲爲媒禍要功之資以致壞亂世道之境則豈非大可憂慮者乎臣之此言實出於老妄固知萬萬無此理而臣經歷事變靡所不有逶曲之思無處不及不能無先事慮患之意云云 春官敎曰

惓惓憂愛之悃實爲欽服以今日人心世
道果不無此慮豈可曰過慮耶云云此是
上下酬酢之錄置於矣家者也矣父平日
議論一如上所奏達之意故家內對子侄
輩未嘗以此事提及親戚知舊之間亦不
嘗以此事問答談論而又有一事可明者
矣父丙戌丁憂時編成正史彙鑑一帙己
丑正月袖進 春宮而其中篤聖孝条附

丙戌ハ光緒十二年
己丑ハ光緒十五年

論中以
成宗　仁祖雖切顯親之誠輒嘉尚禮之
論不加摧折之意稱爲盛德之事蓋恒日
持論如此故編書仰勉於　震邸之時亦
如是爲說此書之進在於正月則曾未幾
何寧有忽地變論反爲力贊仰勸之理哉
龜賊疏以爲倡出追崇之說顯言公唱云
顯言公唱之時在公座乎在私室乎此已

是無痕跡沒把捉白地誣陷之言而至以
私覿說話變幻語脉恣做凶言惟意搆揑
若是憯慝其凶譎陰賊豈恒情之所能測
者哉蓋此所券旣以割斷固守仰勉之餘
不勝耿耿之苦心又復陳達設爲先幾涉
後之論此實出於愛　君憂國却顧長慮
之意何嘗一毫彷彿疑似於主追崇之論
而以危言恐動之說哉故丙申初履蹊蹺

批旣 敎以原其心則出於慮患又 敦
諭於矣父若曰慮患云者知卿本心今畨
獄事後謂卿以先見可也矣父其時書啓
以爲割斷固守旣有所陳臣之本心庶蒙
俯諒云云今以己丑所奏之辭丙申 批
諭及書啓此而觀之究其本旨追崇則割
斷而固守後患則深思而遠慮而已更有
何疑晦之端乎蓋割斷固守四字卽此奏

語語脉之緊要關捩故書啓之中以此仰陳然則寧有初發勸成之言而後陳劃斷之說又寧有始進劃斷之論終售勸成之計即刻變幻於一席之上片語之間者哉執此以觀與所謂勸成追崇威脅恐喝等說截然相反較若黑白雖使婦孺聞之豈不卞其語脉之如此而不如彼乎然外人之未詳本事驟聞誣[illegible]致疑而滋惑與訛

而造謗者舉世皆然故屢煩疏　批又教
曰聞之者聲罪宜也言之者自明亦宜也
聖意蓋以未詳本事而徒聞誣言則聲罪
宜也自來酬酢本意不如此則言者自明
亦宜也之　教也龜賊之造出威脅之說
欺惑羣聽之罪至是而益無所逃如是之
故龜疏始出之日　先王下睿札於吳父
有曰凶疏萬萬凶獰萬萬陰慘古今天下

安有如許凶肚逆腸者哉憤痛之極不覺
髮衝而冠裂也云云　先王燭破龜柱凶
逆情狀已自凶疏初出之時嚴辭痛斥若
是峻正　睿心之切憤痛惡溢於辭表者
亦可見矣此豈非魑魅之形莫逃於太陽
之明鈇鉞之誅尤凜於霜雪之嚴乎三件
事之外辛卯推戴之說又是讒誣之尤爲
凶狡者噫嘻痛矣尚忍言哉其憯詐雖不

得售於當日竟成無窮之禍根三十餘年
之後逮乎辛酉又復追論終致凶禍萬古
天下寧有如許徹天極地之痛冤者乎蓋
矣父自異於他人之故自經某年之後追
念 睿慈稍存恩恤之意緣無嫌疑之慮
矣父斷斷苦心人孰不知而龜賊謂此可
乘謂此可誣內挾鄭妻外嗾厚謙以密計
譏搆以危言嚇動竟至半夜 離次吹角

安有如許凶肚逆腸者哉憤痛之極不覺
髮衝而冠裂也云云　先王燭破龜柱凶
逆情狀已自凶疏初出之時嚴辭痛斥若
是峻正　睿心之切憤痛惡溢於辭表者
亦可見矣此豈非魑魅之形莫逃於太陽
之明鈇鉞之誅尤凜於霜雪之嚴乎三件
英ノ四七年辛卯
事之外辛卯推戴之說又是讒誣之尤爲
凶狡者噫嘻痛矣尚忍言哉其憯誹雖不

得售於當日竟成無窮之禍根三十餘年
之後逮乎辛酉又復追論終致凶禍萬古
天下寧有如許徹天極地之痛冤者乎蓋
矣父自異於他人之故自經某年之後追
念 睿慈稍存愍恤之意緣無嫌疑之慮
矣父斷斷苦心人孰不知而龜賊謂此可
乘謂此可誣内挾鄭妻外嗾厚謙以姦計
讒搆以危言嚇動竟至半夜 離次吹角

環衛羣情波蕩禍色不測雖幸 英廟明
聖始雖眩惑 天聽終乃覷破奸狀而若
非我 先大王之相機周旋竭力回斡之
德則矣家之禍何以得脫乎至今追思惟
有感涕之被面噫以矣父之地處不爲愛
戴我 先王而反有貳心於賊宗要爲他
日之計云者求之天理揆以人情初不成
說全是誣罔童子無以欺路人亦可卞而

以此爲罪殆若眞有可疑者然此等凶計自是渠輩所包藏者故推渠輩心反以誣人宣讒而嫁禍若是凶狡矣身念之崩心言之痛骨何忍縷縷爲說亦何用細細自辨乎嗚呼矣父久處權要積受睢盱然所秉者血誠所務者實政手中陶匀之錘不肯隨人低仰雖親居密戚而素行妖邪則斥之誼在切姻而才具少乏則靳之異趣

之堪用者收之同儕之不合者退之一出至公克祛偏私成一代綜核之理輔 聖朝平蕩之治尤不喜浮薄儇事之輩虛詐釣名之流各加裁抑或示弦韋於是鍾厚鍾秀以妄父從妹之子首先倡亂竟成仇怨蓋妄父與鍾厚之母名雖從娚妹情若同胞推以親親之誼每加誨責之語渠輩自處驕妄心常怏怏及夫鍾厚之濫通諂

議也矣父只以公議言其通擬之輕遽渠
乃含怨次骨鍾秀則尤為傾危險邪矣身
伯兄自少覰得其奸狀殆若蘊洵辨姦之
明只存戚誼不欲深交渠兄弟心懷猜恨
大肆狠毒招集朋類共相綢繆以清名自
許以攻戚稱高遂至有所謂攻洪黨之目
蓋此輩與矣家皆是世交也連姻也親屬
也矣父之於渠輩或有吹噓之力少無睚

眦之隙則論以常情豈欲攻斥而此不過
見利忘義附勢趍權皆貪緣密逕暗通聲
氣於厚謙倚托新戚爭輸款誠於龜賊者
也向在戊子時相金致仁欲以厚謙擬議
水原府使問于矣父矣父曰渠是蒙騃一
孺子何可以三輔重鎭七千兵馬之任擬
之於二十小兒乎仍力挽之厚謙因此大
加恚懟訐告其母遂搆成己丑春故叅判

趙榮順事此蓋鄭妻自做不道之說使厚
謙傳播仍至轉達　睿聽以爲熒惑之地
是專由於厚謙之不得如意圖占於水原
府使之故怨毒之於人雖曰甚矣豈意因
一外任之咈意設此陰巧之謀至此之極
哉蓋龜柱非厚謙則無以藉與援而行其
計厚謙非龜柱則不得聚羣黨而張其勢
兩惡相濟嘯呼團束於是有罪而見枳者

無才而久屈者仕不滿望者求不叶意者為名所牽者惟利是嗜者表裏合力遠近同心斗恩李偲鶴喉風聲蠅營羶附膠投漆合暗裏之戈戰無日不尋平地之波浪舟中皆敵矣家目未見睫㷔不衛足大勢已傾兀然孤立纍卵燃眉未足喻其危且忽束手俟變坐受魚肉三十餘年之間無變不有無禍不經此蓋龜賊先唱漢祿贊

謀鄭妻內應厚謙煽亂鍾秀鼓毒國榮肆
亥日熡護神熡之傳法種下生種前承後
繼式至于今日者也凡此諸賊之陰圖慝
說亥情悖節窠窟掀翻徹底彰著皆已自
干天誅次第駢伏邦憲則矣家之受誣於
諸賊者尚未聞淄澠之論而終不免玉石
之歎者尤豈非寃酷而崩迫者乎惟我
先大王記念矣父尊主庇民之誠忠表章

矣父謀王斷國之訏謨蒐羅公私文字衮
錯掌故記載提領挈要綱經目緯修輯編
摩作為一部書名曰奏藁分類列目一出
聖裁移章合段悉是　御定之一字一句之
增刪　宸念每勤某奏某事之存拔　硃
筆頻停考閱繁冗而几案長對割付叢雜
而刀札親執不恤　玉體之疲勞或恐事
蹟之遺漏劇暑盛寒或至徹夜而竟晷及

其完書之成　親製序引凡六十七篇
奎藻煥爛雲漢倬昭褒揚貞忠闡發緯續
靡有遺蘊更無餘憾又下　御札於矣凡
有曰爲外王者效誠之方在此一舉予自
以爲在公無憾在我有辭公之誠忠亦得
以藉此益彰云云　聖意之勤懇　聖恩
之隆摯不獨矣身等之榮感矣又必當銘
鏤於九地之下而我　聖上亦嘗習熟御

觀於燕閒之側伏想　聖聰必當記有之
矣斯書未入繡梓　先王遽遺弓劒哉
聖上承　先王未卒之志特　命刊印賊
臣煥之肆發悖叅抗命請寢其後必束之
積輒以叅纂爲一大罪案至有廢其纂之
䟽嗚呼昔章惇蔡京輩欲毀司馬光資治
通鑑板陳瓘曰雖欲毀板其奈神宗皇帝
御製序文何㐫論遂沮仍得不毁通鑑之

序只有一篇特緣宸章之弁卷首如章蔡
之徒猶不敢恣意請毁今此奏藁中 御
製序文篇踰六十卷卷有之編編載焉何
嘗道鑑一篇序文之比則阻搪刊布已是
無君罔上之大者而至於廢其藁之疏又
是章蔡之所不敢為者則凶徒之罪實浮
於章蔡從古以來為人臣子寧有請廢
御製之人乎矣貝等慟 先王志事之嚚

如悲原書水火之在即奉持深山佪徨血
泣星霜已九閱每掃篋中之塵徒拚壁間
之虹追念昔日積費　宸慮長煩　聖勞
之事奚但於悒而氣短而已也且審度疏
以丙辰年間成德兩　處分事為説蓋此
成鄭之事有不得不仰陳者丙辰至月間
以吳姪守榮不即擬望事　天怒震疊嚴
因其時銓堂韓用龜竄配西塞屢　下不

忍聞之 教惟彼德兩不識頭緒纔見用
龜之被罪徒以奉承為恭數十日之後猝
然塡差於祭享執事乙卯冬間煩之以兵
判書入矣家諸人於須曆之單得蒙 恩
賜及其翌年兵判鄭好仁循例抄入乃有
其時 處分未幾 先大王面教於矣姪
等又 下天札於矣身兄弟者不啻千萬
言而其大旨若曰不遑之徒見甲乙以來

如悲原書水火之在即奉持深山徊徨血
泣星霜已九閱每掃篋中之歷徒拚壁間
之虹追念昔日積費　宸慮長煩　聖勞
之事奚但於悒而氣短而已也且審度疏
以丙辰年間成德兩　處分事為說蓋此
成鄭之事有不得不仰陳者丙辰至月間
以矣姪守榮不即擬望事　天怒震疊嚴
因其時銓堂韓用龜竄配西塞屢　下不

恐聞之　教惟彼德兩不識頭緒纔見用追之彼罷徒以奉承爲恭數十日之後猝京埠差於祭享執事乙卯冬聞煩之以兵判書入矣家諸人於須曆之單得蒙　恩賜及其翌年兵判鄭好仁循例抄入乃有其時　處分未幾　先大王面教於矣姪等又　下天札於矣身兄弟者不啻千萬言而其大旨若曰不遑之徒見甲乙以来

汝家恩數之特加或不無藉賣覬覦於汝
家不知之中者若騷駭如此則大違予獨
運陶鑄之意而汝家亦自陷於罔測之科
故不得已有此處分一以為懲勵彼輩之
地一以為援拔汝家之資汝家須知此意
少勿憂慮追觀末梢方知予心云云 先
王本意初非以吳家為有罪而有此 處
分者極其分明今審度乃以成鄭 處分

作爲證據之端雖渠輩豈不識 先王聖
意之本不如此而猶且若是爲說者抑獨
何心乎且卷藁編次 御序闡揚皆在於
成鄭 處分之後則 先王聖意之本非
以矣家爲有罪者尤可以仰揣矣嗚呼
先王之仙寢未冷 慈宮之血淚不乾而
凶徒輩全忘 先王之孝思不顧 慈宮
之至慟戕殺矣家日不暇給誣辱矣家尚

爾不休至扵今此審度之疏而極矣我
慈宮八耋凜綴之中又聞此凶悖之言舊
冤新痛交發並切晝宵涕泣寢啖幾廢矣
身每一承聞心肝如焚只恨偷生到今復
當如許境界矣身情事吁亦窮且慽矣玆
敢不避猥越之誅仰瀆 崇高之下矣父
至冤若蒙 天日之俯燭快垂昭雪之
恩則矣身雖即地刎頸剚腹亦可以含笑

入地而跪陳 先王歸告矣父其將永有
辭矣至情所激言不知裁蘄動 天聽罪
當萬死